

追尋聖者的足跡——上海靜安寺與聖嚴法師

張曼菁¹

戰亂的年代，貧困是常態，艱辛是多數人的生活寫照，

如果那是我們的生命歷程，

我們會想些什麼？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又會得到怎樣的期待與祝福？

一、從狼山到上海

一九三〇年農曆十二月初四，江蘇南通狼山前的小姑娘，有一戶張姓人家喜獲麟兒。這個男孩先天體弱，家貧無法使其充裕飲食，因而生長遲緩，總是多病，可以想見父母爲他取名「保康」，是爲了抗衡其天生羸弱，而給予的深深祝福。

幾年後狼山逢遇大水災，張家決定遷徙至江南常熟縣。日子一天一天的過，一般農民的年歲在薄荷、種豆、棉花等戰備物資的栽種中流轉，當時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等到兄姐成長，能幫忙掙錢貼補家用時，九歲的

保康才得以進入私塾就讀，並有了學名叫作張志德。然荒年收成不佳，經濟困頓，求學之路也隨之坎坎坷坷，輾轉換了四間私塾，最後終究作罷輟學。

一九四三那年夏天，戴姓鄰居遇雨入張宅避雨，看見男孩，兀的想起狼山廣教寺方丈託付尋找一小沙彌之事。因母親一句玩笑話，而欣然點頭答應出家的張保康，在秋天，被帶過了江，也帶上了山。

當時的狼山是一個香火道場，法師們格外忙碌，無奈世事無常，戰亂讓山上的盛況日益冷清，漸趨式微。在狼山住不到二年，戒名常進的他學會了課誦、灑掃、整理等應具備的基礎能力，後來到了上海大聖寺。在純粹的經懺道場，日以繼夜爲施主增福延壽，爲超薦亡靈誦經、拜懺、放焰口等儀式中度過，讀書只能成爲近乎奢侈的夢想。

終於，因緣成熟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常進轉到上海靜安寺佛學院，成爲一名插班的學僧，得以一窺佛法的堂奧，深入經藏，佛學基礎自此建立。國共戰後

，他避難台灣，服役十年後，於東初老人（一九〇八一—一九七七）座下再度披剃出家，法名聖嚴。聖嚴法師在顛沛流離中，以佛法安穩身心，並發慈悲大願，赴日留學，在美弘法，建設法鼓山。²

二、靜安寺的今昔之比



圖一：靜安寺大門（照片由作者提供）

靜安寺位於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與華山路口上，出了地鐵靜安寺站後，即見矗立在車水馬龍之間金碧輝煌的莊嚴道場。寺外能見三扇柚木大門，上面覆滿銅釘，門洞一圍石刻佛手、蓮花、八吉祥等圖案；正門對聯「願祈佛手雙垂下」、「摩得人心一樣平」，充滿禪意，而山門左右各有石雕法輪。

二〇一五年盛夏的午后，台灣中正大學電機系陳景章教授、南華大學宗教所黃國清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趙東明講師，帶領二位法師與我們兩位博士生，一行七人，來到上海靜安寺參訪。

靜安寺面積

不大，卻勝景充滿，寺內原有「靜安八景」，山門前的湧泉，更被譽為「天下第六泉」。入寺後，白銅鑄造的福慧寶鼎映入眼簾，銅片隨風碰撞時，發出陣陣清脆悅耳的聲音，讓人心生平靜。未久，負責接待的監院亞蘊法師，請眾人入院二樓座談，並解說寺內的沿革與歷史。



圖二：靜安寺大雄寶殿（照片由作者提供）

原名「滬

瀆重玄寺」的靜

安寺，由康僧會

始建於三國東

吳赤烏十年（

二四七年），至

今約有千年以上

的悠久歷史，是

上海最早的寺院

之一；唐朝時期

因禪風盛行改名

叫「永泰禪院」

，至宋眞宗大

中祥符元年（一

〇〇八年），方

改名靜安寺。自建寺以來，歷經兵燹戰火，履經興廢，

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重新修建，以精巧的斗拱結構，選用

緬甸進口柚木爲主結構用料，黃色和深灰色琉璃瓦及銅

瓦覆頂，主要飾物（脊吻、塔刹等）皆貼金裝飾，沿襲

宋代的寺院建造規格，即門、堂、廊結合，使得靜安寺

在雅致的建築風格中再現風華。



圖三：（右一）上海靜安寺監院亞蘊法師（照片由作者提供）



圖五：阿育王柱（照片由作者提供）



圖四：福慧寶鼎（照片由作者提供）

席間，兩位教授與監院亞蘊法師談論起聖嚴法師曾在靜安寺就讀佛學院之事，法師也憶及聖嚴師父曾領衆回寺進行尋根之旅，敬慕追憶之情溢於言表，彼此相談甚歡。之後，由寺僧進行導覽，帶領我們一行人深入參訪。

首先，來到靜安寺地標阿育王柱——正法久住梵幢，柱身由花崗石雕成，直徑二點一米，正面書「正法久住」，背刻蘇軾書寫的《金剛經》，柱頭代表佛陀說法的四面獅吼像，以白銅澆鑄，表面貼金，光芒閃耀。接著沿路來到「天王殿」，它與山門一體成型，採上下結構，花崗石料貼面，柚木木作，黃色琉璃瓦屋頂，只見高大威猛的四大天王各持寶器，白色東方持國天王手持琵琶、紅色西方廣目天王手上繞龍、青色南方增長天王執持寶劍、綠色的北方多聞天王持有寶幢，神情莊嚴肅穆，震懾人心。

循著迴廊前進，重簷廡殿式的大雄寶殿，以銅瓦、黃琉璃瓦為頂，黃色瓦當排疊，展現了帝王家的氣息。樓閣以金銅琉璃合成，簷脊上的吻獸，以鍍金或貼金嚴



圖六：靜安寺迴廊（照片由作者提供）

飾之，陽光下輝煌躍金。東南角懸掛明洪武鑄銅鐘一枚，為鎮寺之寶。來到「牟尼殿」，玉佛雕工精緻，讓人心生渴仰。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古代文人的墨寶真跡都在寺院中被完整的保留下來，在靜安寺藏有八大山人名畫，及文徵明真跡〈琵琶行〉行草長卷，極其珍貴。

由寺後走入三聖殿，殿內供奉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即西方三聖，眾人虔誠禮佛三拜。最後來到觀音殿，供奉著一尊千年香樟觀音像，菩薩立於蓮花座上，法相莊嚴，潤澤豐腴，衣紋自然起伏，手勢禪韻無限，木雕刻工精湛，融合魏晉古風與現代特質。於殿內瞻仰聖像時，樟木的香氣幽幽微微滲入心間，讓人身心安寧，澄靜自在。



圖七：觀世音菩薩聖像（照片由作者提供）

三、哲人日已遠，典型在風昔

參訪行程告一段落，衆人不忘祭五臟廟，靜安寺內的素齋遠近馳名，中秋時分還有販售特製的素月餅，據說購買人潮多到從地鐵站排到寺內，幸運的是，那天我竟也吃到傳說中一餅難求的美味。圓滾的餅大小適中，香氣十足，內餡微甜，搭配著微酥的餅皮，是令人難忘的滋味。

後來一行人再到寺後台灣人來開的人道素菜喝咖啡，稍作歇息，或許是觸景生情，老師們又談論起與各自與聖嚴法師的因緣，在認真聆聽之餘，也遙想起自己和法鼓山的因緣。二〇〇七年因緣和合，我終於決定要在佛教進行皈依，查找當時各大道場的活動，就這麼巧，從南部要回台北那一週，農禪寺將舉行三皈五戒。其實，在台北求學多年，住處離農禪寺不到十分鐘的路程，卻無門徑得已進入，所幸終能皈依佛教，並且皈依在聖嚴法師座下。

記得皈依那一天，人潮衆多擁擠，晚來的我被分配到偏殿，只能從大屏幕上看到聖嚴師父，同步進行三皈五戒的儀式。印象中的師父，身形清癯，面容憔悴，臉上淺淺的微笑，清澈的眼神閃爍著智者的光芒。半年後，從新聞上得知師父已經捨報，內心的震懾與悲傷無法

言喻，從未親眼目睹聖嚴法師的風采，成爲我畢生最大的遺憾。

皈依之後，曾到法鼓山台南道場進行幾次禪修活動，因緣不具足，也未再深入。後來，我重回學校，就讀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前幾年，有幸在法鼓佛教學院之「佛學規範資料庫」編寫人名資料，讓我對於法鼓山在佛學數位化，致力推動佛學教育有另一層面的了解。何其幸運的，自己能和佛教先進來到成就一代大師佛學基礎的靜安寺，遙想緬懷聖者的經歷，追尋聖嚴師父的足跡。

靜安佛學院建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春，太虛大師擔任首屆院長，金陵大學哲學系主任本光法師，在此講授「佛學概論」、「比較宗教學」、「唯識論」等課程，道源法師講授「賢首教儀」，度寰法師講授「因明學」，林子青教授講「印度佛教史」，關德棟、陳詒先教授先後講「國文」，秀奇法師講授「美術」。學僧行後就讀者近百人，而聖嚴法師也是其中之一。

聖嚴法師在《法源血源》憶起學僧時代，「每日清晨即在新大門內的大院子裡，由武術老師帶著比手劃腳地劃腳地練拳。」³由於經濟收入的需要，寺院皆有做經懺的佛事，聖嚴法師曾說：「作爲一個經懺僧，乃是

出賣的青春。」⁴ 因此對於靜安寺的佛學教育，師父無比感恩，但事實上環境是很不理想的：「位於市區中心，每天又有佛事，生活很不寧靜，更談不上如律的軌範，因為要做佛事，管理再嚴，也是嚴不起來。」⁵ 即使如此，聖嚴法師卻是念念不忘在靜安寺的生活，對於在此累積的資糧，也成爲日後建設法鼓山的重要基礎。

據聖嚴法師回憶，當時佛教的刊物不多，比如《海潮音》、《覺有情》、《弘化》、《人間佛教》、《中流》、《世間解》等的佛學定期刊物，在靜安寺都可經常看到。到了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後，靜安寺的學僧也創辦了一個刊物，定名爲《學僧天地》，籌備將近半年，到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元月正式發行。由學僧發行鉛印刊物算是先鋒，因此還得到慈航法師的鼓勵與同情，慈航法師特由南洋寄來一篇文章，也寄來了錢，而且獲得白聖法師很多支持，常住上也有補助。《學僧天地》一共只出了六期，聖嚴法師在其中發表了三篇短文。當時，玉佛寺的上海佛學院也發行了油印本的《新僧半月刊》，宏度、星雲及煮雲法師也發行了油印本的《怒濤》月刊，一時之間，學僧辦刊物，蔚爲風氣。⁶ 再之後，就是戰亂的來臨了。

現在的靜安寺早已不是師父所在時的靜安寺了，歌

舞昇平的太平盛世，矗立在十里洋場的一方寧靜，籠罩著金碧輝煌的建築，吸引諸多國內外遊客，拍照聲此起彼落，香客盈滿，香煙繚繞，寺外環繞著高聳的大廈，不乏有明星、產品廣告的看板懸掛其上。在上海租界十里洋場的盛景之間，靜安寺像是閃耀著佛教智慧的明星，沉靜的立於其中，它也是中國現代重要的密宗眞言宗道場。記得參訪過程中，在迴廊的壁上見到「佛學院」的木牌，即使寺院經歷過摧毀重建的試煉，但處在同一地點，跨越時空追憶聖嚴法師，想起師父曾經也在這裡修學，那種心裡被觸動的感受，極爲特別和難忘。

在離開靜安寺前，想起聖嚴師父於《歸程》提到：「當我乘著三輪車，帶著一捲極其簡單的行李，出了靜安寺的大門，回頭再看看我那生活了兩年半的『學僧天地』，發現好幾個同學還在向我們連連地搖手時，我的眼淚再怎麼也忍不住了！」⁷ 我出生在盛世太平的年代，戰亂只是書本上的記載，我來到十里洋場，被大上海的魅力所吸引，在金光閃耀的靜安寺中，感受到的是平靜與富麗堂皇；而師父當年處在大時代的洪流之中，在風雲變色的時局裡，毅然選擇從軍，不論在學僧生涯的苦悶，抑或是軍旅後將面臨的未知恐懼，都不是處在順境中的我們這一代得以觸及的邊際。

在靜安寺不遠處的常德公寓，是張愛玲的故居，廣為人知的「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正是出自她與胡蘭成的一段曾經，而「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正好也嵌著「靜安」於其中。來到靜安寺，讓我得以踏進一代宗師的學思歷程與生命經驗的一隅，想起聖嚴法師總說：「佛法是這麼好，可是誤解它的人是那麼多，而真正了解和接受的人是那麼少。」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在佛法修學和學術研究中，隨分隨力的前進。

註釋：

1. 張晏菁，嘉義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2. 參見聖嚴法師，《聖嚴法師學思歷程》、《聖嚴法師年譜》（台北：法鼓文化，一九九年）。
3. 聖嚴法師，《法源血源》（台北：法鼓文化，一九九年），頁九十四。
4. 聖嚴法師，《歸程》（台北：法鼓文化，一九九年），頁一一〇。
5. 聖嚴法師，《歸程》，頁一三五。
6. 聖嚴法師，《歸程》，頁一三四。
7. 聖嚴法師，《歸程》，頁一四五。

越南和好佛教教會八十一周年慶

時值黃富楚創立和好教八十一周年慶典，七月六日，越共中央委員、越南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侯阿令率團拜訪並向和好佛教教會中央委員會和好佛教信教群眾祝福。

和好佛教教會中央治事委員會主任阮晉達強調，和好佛教教會和信教群眾將繼續堅持「道法、民族」方向，促進社會慈善活動，同其他宗教一同致力於越南的國家建設。

歷經八十一年發展，和好佛教已在越南全境

二十二個省市發展，信教群眾兩百餘名。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民眾提供支援，並回應越南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的號召，全國和好佛教信教群眾捐款奉獻，繼續發揚愛國傳統，與民族同行，積極參加由越南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發起的活動。

侯阿令表示，和好佛教教會所開展的慈善活動充分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以及民族的相親相愛精神，為發揚團結、和諧的精神和國家建設與發展事業有所貢獻。